



## 落在雨伞上的雨水

沈文军

那些落在雨伞上的雨水，是父亲敲打的瓶瓶罐罐  
是母亲缝在衣服里的针针线头

苦楝树下，我站在父亲的五金摊边  
柳头在母亲的摇面机响起音乐  
我拿着把手，一圈圈的兴奋

一分钱一斤，多么美好，书摊前  
我畅游于三国水浒杨家将的海洋  
还有那些鸡鸭和贪吃的蚕

父亲捕来泥鳅螺蛳，母亲摘来桑叶  
而我肯定是那个躺在床上睡懒觉的梦境  
——多么美好

如今父亲在天上和我遥望，母亲  
仍在草帽上编织着我的理想  
像小时候督促我的走路，写字

这多么美好啊，就像我的希望  
这被雨水淋湿的雨伞  
永远有父亲和母亲的陪护

## 最后的日子 怀父亲

陈志刚

吃了睡，睡了醒  
偶尔拄杖蹒跚，遥望山林  
亲近周边的田园和庄稼

每一步都走得艰难无比  
可在外人看来，这小日子  
多美好，像有一大把银子可花

却不知你已是  
空气中的一片虚壳  
偶尔风吹草动，便倏忽不见

终是不告而别。把自己也种进了山  
收获泥土，雨露，芬芳和思念

## 知子莫若父

李成锋/文

我喜欢与手机相册里的父亲对视，孱弱的心塞满对父亲的思念，仿佛回到小时候的村庄，回到无拘无束快乐幸福的童年，思念的潮挤出眼眶里的泪水。

夏夜，父亲带上我去村外的河边叉鱼，屁颠屁颠的我不敢离开父亲的身后。夏风里树叶荡漾着吃语，唧唧的叫声与蛙鸣有时候令我惶恐，青蛙的弹跳令我心惊肉跳。这时候，父亲会转过身来用他斑驳的手掌挠我的头，我心里的惊吓就平定下来。星光投射在水面上，犹如晶莹闪烁的宝石，村外的夏夜温柔恬静。

突然，父亲停住脚步，就见手电筒照射的位置，一条摇头晃尾的鲤鱼优哉游哉，似乎也在享受着夏夜的迷人景色。父亲手握钢叉迅速地投掷过去，挣扎的鲤鱼拖着钢叉飞速地逃逸，父亲迅速拉动手中的绳索。看到苦苦挣扎的鲤鱼，我心里既高兴又同情，但只是略微停顿一下，就兴高采烈地帮着父亲抓鱼了。父亲把鱼装进笼子里，我已经开始幻想明天的美食了。

正当我浮想联翩之时，我的脚面上多了一丝冰凉，一种柔柔的润滑摩挲着我的脚面。我的心里陡然多了不祥的感觉，控制不住情绪的波动，大声喊了起来。父亲赶忙用手电筒照射过来，只见一条一尺来长的蛇趴在了我的脚面上，尾巴开始缠绕我的脚脖子。父亲急忙用一只手掐住蛇头三寸处，蛇开始扭曲身子，试图挣脱给自己寻找自由。

父亲柔声地问我：是不是心里特别害怕？这蛇不伤害人，经历多了就不害怕了。他的另一只手抚摸着我的额头。看着父亲手里的蛇，我似乎不再心惊肉跳了，吐出一口浊气，身体明显顺畅很多。父亲把手中的蛇放到水面，蛇昂着三角的小脑袋游走了，弯曲的肢体自由伸展，水面上的波光也激泄起来。我慢慢地平静下来，拽着父亲的衣角，心中的恐惧逐渐被黑暗吞并了。温婉的水汽氤氲，使我恍若陷入了梦境，这时天空滑落一颗流星，把我带入冥想的空间，笼子里的鱼翻身时又把我唤醒，我心里增强了对抗黑夜的力量。随着一束极速的光，流星坠入了星河。父亲脚步稳健，不再关注河里的鱼，而是拉着我的小手，眼睛里炯炯有神。我的脚步不再迟钝，似乎从惊惶失措里觉醒，心中的害怕消失得无影无踪。

经过几次与父亲的夜行，胆小的我慢慢适应了黑夜，增强了独立面对自然界的勇气，那时起，父亲坚毅的背影就牢牢地驻扎在我心里了。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把我从冥想中拽出来，我看到群里发来一段视频，女儿收到父亲从老家寄来的鸭蛋，全都用柚子皮裹着米糠胶带缠住。完好无损的鸭蛋让人非常感动，其实父爱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细致。我再一次陷入对父亲的思念里，不管在何时何地，父亲的背影都是我生活的动力。

# 那些年，我爸追过的车

章柠檬/文

我爸今年69岁，初中学历，工人出身，他说他这辈子没啥出息，最大的本事就是开车，成了一介车夫。车是他曾经的谋生工具，也安放了他执着的追求。

如果说，我爸追的第一辆车是自行车，你可能想笑，但请你一定不要嘲笑。那辆自行车可是我们村里第一辆自行车，它的品牌叫永久，价格180元，相当于我爸当时一年的收入。过年的时候，村里的小孩挨个靠着这辆28吋的重型自行车拍照，一点都不亚于今天你想跟明星合个影。

不过，我爸最骄傲的不是这场面，而是他可以用这辆自行车承载起全家人的幸福。比如我们要去城里赶集，我妈一大早就收拾好一天的口粮和行囊，大包小包地挂在车龙头上，我被我爸抱起斜坐在自行车横杠上，他再跨上车，然后我妈抱起2岁的妹妹坐在后座上，我们就这样隆重地朝城里出发了！

当时的路况真是差呀，村道是崎岖不平的泥路，县道则是灰尘满天的碎石子路。尤其是赶集回来，天色已黑，我爸要非常小心又非常卖力地载着我们回家，坐在横杠上的我会听见爸爸蹬车时呼呼的喘气声，我会用小手帕擦一下爸爸的脸，全是脏兮兮的汗水。爸爸像是听见了我对他的心疼，总会故作轻松地大声问：高兴吗？等会儿下坡的时候我们就飞起来了！

没过几年，爸爸真的买了一辆能让我飞起来的车。那是1982年，《温岭县志》上有载，温岭长屿镇屿头村农民章晓城购买了解放牌大货车，个体办货运。章晓城不是我爸的名字，是我三叔的名字，就为了图个好兆头，晓城响喻全城。那个年代的人还是需要一点豪气来给自己壮胆的，毕竟市场经济的大门才刚刚打开，改变贫穷的步伐紧张又兴奋。

村门口的大墙上一夜间刷上了六个鲜红的大字：要想富，先修路。碎石子路渐渐被石块路代替了，大马路显露出前所未有的平整与敞亮，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在路上跑起来。对于开大货车的爸爸来说，更是巴不得把车开得更快，开到更远的地方。上海、杭州、广州、内蒙古，身强力壮的爸爸不停地奔波在拉货的路上，有时一星期，有时半个月，我和爸爸的离别，因为这辆货车而变得漫长。

当然，也是因为这辆货车，我是班级里第一个吃到上海大白兔奶糖、第一个穿丁字小皮鞋、第一个吃上新疆牛肉干的人。开货车的爸爸在我面前出现时，永远都是一副王者归来 的模样，仿佛他就是去外地玩了一圈，还能带回那么多稀奇的礼物。不接货的时候，爸爸会拉我们全家去兜一圈，妈妈和妹妹坐在驾驶室，我偏要一个人到货台上去。等车一发动，我就飞快地站起来，任凭妈妈隔着小玻璃喊我坐下！危险！我还是直挺挺地站着，紧握着车栏，迎着呼啸的风，那感觉就叫飞，是心灵在乡间甜美的空气中舞蹈、欢唱！

孩子的骄傲背后往往是父辈的用力托举。有一回我爸接了一单去杭州的货，他带我一起去，可把我高兴坏了，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可车行至猫狸岭时突然抛锚了，当时已是半夜，我爸利索地带着工具箱钻到车底下，好一阵捣鼓，又打开引擎盖，不停地调试、发动。我赶紧去附近找点水，水箱好像漏了。他递给我一个手电筒和一个大水壶，但我看到爸爸满脸黑乎乎的油渍，还有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还是硬着头皮走向漆黑一片的山谷。车修好了，怕冰冻的海鲜被耽搁，累得精疲力竭的爸爸一边催我赶紧睡，一边继续赶路。我从车抽屉里翻出一包云烟递给爸爸，您抽着吧，这样不犯困，我不碍事的。爸摸着我的头，真懂事，那爸就抽一根，快睡！明早一睁眼就到杭州了。那晚我睡不着，是因为穿去西湖拍照的新裙子被弄脏了吗？是因为爸爸的烟味呛得我难受吗？是因为第一次体会到货车在黑夜中奔跑的艰辛和孤独吗？好像都有。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私营大客开始在温岭大地悄悄冒起，比起天南地北地跑货车，经营客车相对来说稳定些，也更能赚钱。当时，有数百万人口的温岭县，客车仅30辆，车子开得最远的是到宁波。办客车经营！爸铁了心要买大客。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5年9月1日的早上5点，睡梦中的我被一阵鞭炮声吵醒，然后是妈妈急促又欢喜的喊声：丫儿快起来，快去看啊！

这是留在我脑海中一辈子都不会褪色的画面：一辆崭新的大客车停在我家大门口，爸爸像个孩子似的点着小鞭炮，噼里啪啦声引来了好多围观的邻居。这是爸爸连夜从上海飞机制造厂开回来的解放飞翼牌40座大客，也是温岭第二辆姓私的客运班车。我们很快成立了和当时温岭的中心城镇同名的一个旅行社——温岭太平旅行社，经营班线：温岭至宁波。

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温岭至宁波要翻山越岭，有多处是事故多发地段，比如地势险峻的黄土岭、猫狸岭，从温岭发车到宁波至少要6个小时。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有时碰上在山路上车抛锚什么的，我们既在为整车的旅客着急，也在为联系不上的爸爸着急。更难的还是当时的治安，一路上总有一些车匪路霸，不像现在客车上都安装了GPS监控系统，报警电话随时可以打。

有段时间，车上旅客鬼使神差地被骗走了很多钱，爸爸心里清楚是几个专门上车行骗的人在作祟。有一天一见他们上车，爸爸就赶紧给旅客提了个醒：大家要保管好随身物品，车上严禁赌博！话音刚落，几个人就凶相毕露地冲到驾驶室，拿一截火辣辣的烟头戳在我爸脸上，咱们客运南站见！爸爸不怕，他是个特别正直的人，干脆每趟发车前就把这群骗子的诡计一五一十地给旅客讲清楚。让爸爸得意的是，他车上的旅客再也没被骗过。可爸爸却在宁波客运南站被那群人围住了，车子的挡风玻璃被砸了，车上的票款和身上的钱都被抢了。

我刚上大学时，我爸总算成了一名体面的长途客车司机。所谓体会，就是他不再当车老板了，不再受车匪路霸的敲诈勒索了，不再为修车买零件、售票揽客而煞费苦心了，他的车归公司统一管理，统一调度，他按时上班开车就行。爸爸一向是个爱吃苦的人，他总想凭一己之力带给全家人安稳的保障，他当时开的班线是温岭至上海，一趟要10个小时。

我大一时在浙大三分部，学校紧挨钱江大桥。隔天下午3点左右，我经常跑到学校的围墙外盯着钱江大桥，因为我爸的大客车会在这个时候从桥上经过，或许我的目光锁定的客车不一定是我爸那辆，但我还是会坚定地朝那辆车的方向用力地挥手，我知道爸爸不可能看到我，但这是我在杭州和爸爸最靠近的见面方式。我爸哪舍得放弃出车一趟120元的工钱来学校看我一次呀，我想。

大学毕业后，我和妹妹都相继找到了工作，我家这位车夫肩上的担子轻了不少，他不再没日没夜地出车了，身体也不允许了，有关节炎、风湿痛、肩周炎都和他亲密地粘上了。大概有一年光景，爸爸没有再摸方向盘，他确实当不了车夫了，他老了。但他还是那么喜欢车，经常到车站转悠，或是跟以前的伙计探讨修车的事，一聊起车，他的眼里就有一道不灭的光。

2002年春节，我爸第一次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私家车，这是他回馈自己近40年车夫生涯的奖励，我觉得我爸一下子又年轻了。他开始当起了家里的车夫，刮风下雨时，他就负责接送我和妹妹上下班，周末带我妈出去和小姐妹聚餐，节假日会约几个车友去远足，方向盘可劲地转动起了爸爸充实的老年生活。老头说了：我至少还能开20年！我信。

这不，都2024年了，期间我爸早就给自己换车了，我和妹妹也都不稀罕坐他的车了，也就我们的孩子愿意光顾外公的车。但他们，经常会跟家里公布一些老爸的秘密，比如他又又被贴罚单了，他又去交警队交钱了。现在路上交通标识越来越多，交警也不露面，动不动就被电子眼抓拍了。这位老司机难为情地回答道。

接下来我爸追过的车，是一辆山地车。我们约好了，就像他当年载着我们全家赶集一样，这回换成我和妹妹带他，我们争取每个周末带他出去骑自行车，到山村、到田野、到海边，骑回乡道、村道，不，今天应该叫四好农村路，回望出发时的路，那里正绿树成荫，那里正春意盎然，我们的心中溢满幸福！

## 晨曦里的父亲 (外一首)

段小华

晨曦透过薄雾，  
洒在田间的小路上。  
父亲的身影在晨光中拉长，  
他手持锄头，弯腰劳作，  
与大地融为一体。

乡村的清晨，宁静而清新，  
露珠挂在草叶上，  
小鸟在枝头歌唱。  
父亲的每一步，  
都在泥土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我记得他那弯曲的背影，  
在田野间忙碌不停。  
我记得他的双手，粗糙而有力，  
挥动锄头的动作，带着节奏和力量，  
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滴落，  
每一滴都浸透了他的辛劳与爱。

田间的小路上，  
父亲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他用辛勤劳作，为我们撑起一片天。  
每一个清晨，他都如约而至，  
用他那不知疲倦的身影，  
为家人编织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梦。

晨曦中的父亲，  
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他的身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每一个清晨，当我看见初升的太阳，  
仿佛又看见了父亲在田间劳作的身影。

如今，我站在城市的喧嚣中，  
怀念那晨曦中的父亲，  
他的背影，永远是我心中的光。  
无论身在何处，我都带着他的教诲，  
迎接每一个新的黎明。

## 后备箱也装不下 父亲的爱

李友佳/文

自从在城里安家后，生活的压力加上工作千头万绪，我和老公回老家的次数少之又少。节假日难得回去一趟，返程时父亲总是准备很多农产品，一股脑地往我车的后备箱里塞，满满当当的。

我每次回来，父亲总给我准备一个罐子。那是一只透明的塑料罐，外观呈八棱形状，直径和高均为一尺许。这只罐是父亲从村里的杂货店讨要的糖果罐，专门用来装土鸡蛋。父亲特地养了一群母鸡，大概有十来只，下的鸡蛋全部供给我的大家庭。他认为现在的鸡大多是饲料喂养，下的蛋营养没有那么好。

土生鸡蛋如今不要说在城里了，就是在农村都算稀缺货。听父亲讲，村里很多人得知父亲养了一群母鸡，纷至沓来想要购买，却被父亲以我养的鸡下的蛋，是给我两个小孙吃的为由婉拒。

除了土鸡蛋，父亲还为我准备很多亲自种植的土特产。父亲的身影在清晨的雾气中显得格外高大，他手里提着一桶刚从地里挖出的土豆，转身又去摘了一袋鲜嫩的豆角，装好后还不忘把袋子抖了又抖，塞了又塞，一个个塑料袋被塞得鼓鼓囊囊的。手里忙完，他马上又去逮了三只公鸡，帮我宰杀好。只见父亲一边烧水，一边给杀好的鸡烫毛，动作麻利而娴熟，因为这样的动作父亲重复了无数次，我回家多少次父亲就会重复多少次！

每次周末回家，父亲恨不得将家里所有好吃的都让我带走。他边忙碌边念叨：在外面要好好吃饭，别老吃外卖，不健康。言语间，满是对我的关切。

我看着那满满当当的后备箱，心里五味杂陈。这些土特产，无声地诉说着父亲对我的爱。车子启动的那一刻，父亲挥手与我作别，脸上挂着笑容，眼里却闪烁着泪光。

回程途中，每一次停车休息，打开后备箱时，我都能感受到那些土特产散发出的土地的芬芳和家的气息。这份爱如此沉重，又如此珍贵。我带着这份沉甸甸的爱，继续在城市奋斗，它成为我前行的动力。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会想起那沉甸甸的后备箱，以及它所承载的父爱。

我幼年丧父，现在遇到的父亲是我的公公，自从嫁入家门，他一直待我如亲闺女，时时刻刻帮衬着我的小家。这也许是在我失去父爱以后，上天再一次对我的恩赐。值此父亲节之际，我想对父亲说：爸爸，您辛苦了！也愿天下的父亲健康喜乐，愿天下的儿女都献出自己的孝心，让这份父爱源远流长于烟火人间！